

永恒之阱

YONGHENG ZHI JING

是太阳带给这世界长存，使得寒冷与黑暗不再肆虐。然而太阳的永恒却将自己深陷在一个永远无法逃离的孤寂之中，如同一只巨大的陷阱。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燃烧的
是光明的救赎，是孤独的希望。

子，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生存于此分此秒的孩子，
及所有人类的朋友。

周樂
著

未来出版社



永恒之阱

YONGHENG ZHI JING

周 桑 著

未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恒之阱 / 周燊著. -- 西安 : 未来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17-4940-7

I. ①永…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1853号

永恒之阱 周 燊 著

出品人 尹秉礼

总编辑 陆三强

策划编辑 王 元

责任编辑 魏兰娉 权梧桐

技术监制 宇小玲 宋宏伟

发行总监 董晓明

营销策划 薛少华

美术编辑 董晓明

装帧设计 许 歌

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西安市丰庆路91号

邮 编 710082

印 刷 陕西天之缘真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9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7-4940-7

定 价 19.80元

目录

- 002 第一章 关于信念的悸动
- 008 第二章 一种名叫“战争”的伤痕
- 011 第三章 离开，为了新的开始
- 014 第四章 厚重的空茫
- 018 第五章 烈火的洗礼
- 020 第六章 在黑暗中追寻
- 022 第七章 新世界
- 035 第八章 阴谋（一）
- 045 第九章 火山中的秘密
- 055 第十章 铭于心底的面容
- 060 第十一章 阴谋（二）





065 第十二章 也许世界已不再拥有纯净

069 第十三章 团聚

072 第十四章 罪恶背后

080 第十五章 阴谋（三）

083 第十六章 阴谋（四）

093 第十七章 不可思议的力量

100 第十八章 阴谋（五）

104 第十九章 难以置信的时光

110 第二十章 拯救希望

129 第二十一章 拯救未来

137 尾 声 永恒之阱





谨以此书献给
所有生存于此分此秒的孩子及所有人类的朋友



第一章 关于信念的悸动

“今天大概又是一个和昨天、前天、大前天完全相同的日子。”我心想着睁开双眼，一缕发丝搭在鼻梁上，但这也不能使我的左右两只眼睛看到什么不一样的景象。不记得像这样百无聊赖的早晨我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度过了多少。总之这种不情愿的、甚至失望的时刻就像野草，由最开始的一株渐渐长满整个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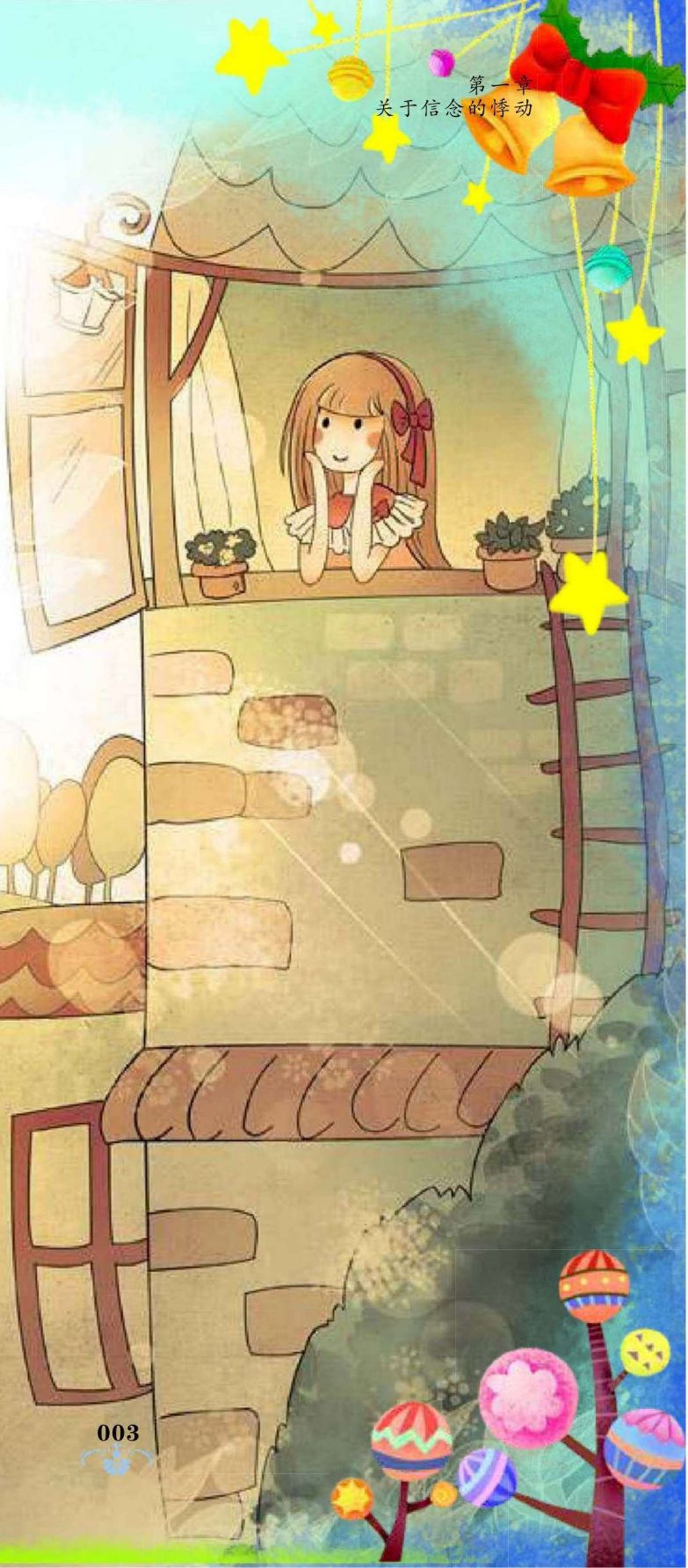
窗外紫黑色的天空看不出会不会即将下雨，但是爷爷嘱咐我最好不要出去，好留在家里帮奶奶制作青籽酱，免得突然下起酸雨时我又像上次一样狼狈地跑回家，手臂和小腿被蚀得通红。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小杯清水和一块煮熟的土果，上面还特别刷了一些红杉灌叶的甜汁，这令我心情好了许多。我一面舔着土果外圈的糖衣，一面送给奶奶很多个代表“早上好呀，亲爱的奶奶”的吻。

我是个乖孩子，从来不顽皮捣蛋，就像一只安静的老鼠，平时蜷缩在角落里，一个小球就能陪我玩上一整天。可是有的时候我会突然厌烦一切，跑出屋外，不管爷爷站在门口怎么喊我的名字，我都假装听不见，飞快地跑远，跑到屋外的山坡，站在上面大口地呼吸几秒钟再顺着山坡跑下。那儿的土地有一条很深很深的沟痕，我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对岸。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这条裂痕里装满了许多水，多到比我的个头还高，是不是就是妈妈讲过的那种叫作“河”的东西，而身手敏捷的我可能会像爸爸曾说的名叫“鹿”的动物。但这都不重要，我永远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因为就连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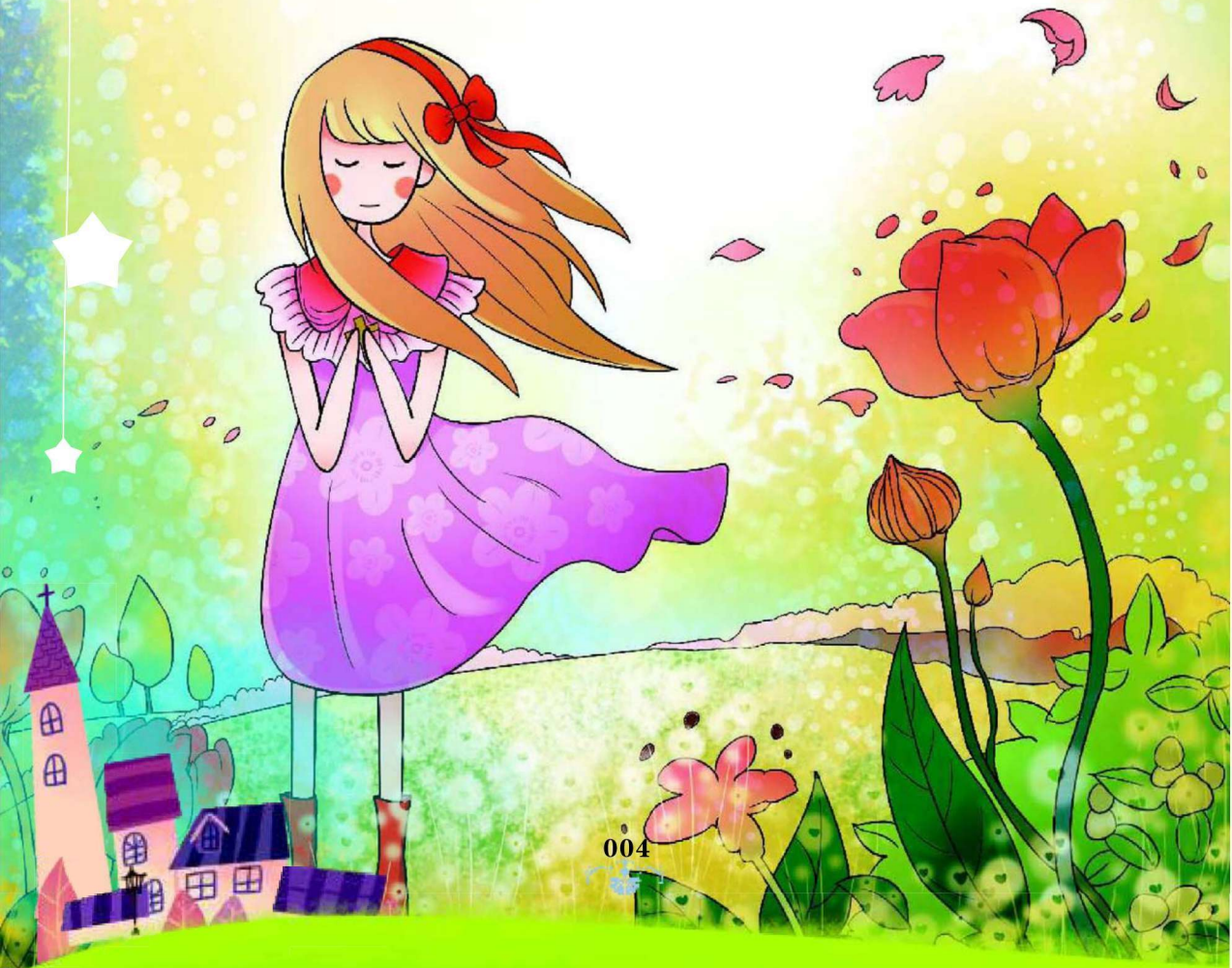
爷和奶奶也似乎对它们没有什么印象。

当我遇到别的孩子时，我便加入到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疯跑，朝更远的地方，直到互相将对方抓住。这个游戏就像个古老的诅咒，当我们累得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坐在龟裂的大地上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就会马上涌在心头，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我们抬头望



着紫黑色的天空，那深不可测的巨大洞穴，令人望而生畏。我们都用一种微微颤抖的声音悄悄议论着头顶这片神秘的巨大洞穴里究竟藏着什么。一个男孩儿说也许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老鼠，另一个女孩儿随即打断了他，抢着说不不，一定全部都是蟑螂。于是其他的孩子全部都做出一种恶心的表情，仿佛一不小心吃到了栖木幼枝（一种蜘蛛聚居的乔木，枝叶可以用来充当菜肴的调料，味道十分奇特）上风干的蜘蛛残体。

对于我而言，这世界就像一个被掩藏得极深的秘密，人们都不愿去揭开某种东西。确切地说，是某一处伤疤。如果我好奇的话，可能会被赶出这里，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可我总觉得在我的眼睛所能看清的范围内，我呼吸的略带酸臭的气体并非来自紧挨着我的地方。它们不是草木，可以重复生长，它们是鲜活的，是迅



速穿行的，以至于我突然一握拳也无法抓住其中的东西。有时，当我蜷缩在角落玩小球时，我会偷偷竖起耳朵仔细地去听。听将我包围的气体在说些什么，可是我的努力从来没得到任何回报，它们从没有带来关于远方的任何消息。虽然我猜它们一定旅行过许多地方，比我居住的山谷远上几百倍、几千倍。如果我也有它们的速度，我发誓一定飞到没有任何人能找到我的地方。

“想什么呢？过来帮奶奶把青籽捣碎。”

我只好停止胡思乱想，从窗台上跳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土果已经吃完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非常黏，我把它们塞进嘴里仔细吮吸了一番，连带泥的指甲缝都没放过。

下午说好和贝壳一起去抓地鼠，我把爷爷亲手为我做的猎具摆到桌子上认真擦拭。贝壳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唯一和我一样不认为天空里住着老鼠或是蟑螂的女孩儿。她的名字很奇怪，却似乎带着一股无比吸引人的香气。“贝壳”这两个字是她的祖父为她取的。据说她的祖父在书本里认识了一种叫作“海洋”的由许多水围起来的圆圈儿，在它的边界处积着许多非常非常细的沙子，走在上面可以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贝壳”这种坚硬的生命就埋在那些沙子下面，祖父希望他的孙女也能像贝壳一样坚强，无论是否离开海洋的保护都能生存下去。

每次和贝壳见面，我总是能想起她的妈妈。一个亲切而美丽的女人。她总是会为我们准备许多丰盛的食物，并且还会发明一些新奇的游戏。她甚至教我们识字，虽然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号很少能派上用场。紧接着我会想到我的父母，那些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历历在目。

可是，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到爸爸和妈妈了，开始的时候我还计算着日子，但是现在究竟过去了多少年我已经不再记得。他们去了哪里、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只能偶尔从爷爷那里猜出一点儿，知道他们在某一个地方生活得还可以，而且他们似乎并没有抛弃我。

我把铁钩、木耙、羊角叉收拾完，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塞进口袋，出门的时候拿了一盒宪蚁，这是地鼠的最爱。

贝壳和她哥哥正在对面的山包上坐着等我，她哥哥是捕地鼠的好手，只要他认为哪个地方藏匿着地鼠，哪里就一定会有惊喜。

我们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冈，我和贝壳比赛谁路过的怪石多。一路走来我已经看见了三百三十块高大的、顶端十分尖利的石头，它们孤独地杵在地上，身体被腐蚀得全部都是洞，正好可以用来做宪蚁的家。我不知道住在这种空落落的石头里，宪蚁如何觅食，但是它们的个头出奇大。奶奶说它们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味道很是鲜美，是一举两得的美食。

贝壳的哥哥名叫礁石。他认真地用细铲敲击地面，时不时地俯下身去屏息听着，地鼠是一种比其他老鼠还狡猾的动物，即使拖着肥硕的身子，也十分敏捷。

“快过来！”礁石冲我们挥了挥手。

我和贝壳急忙跑过去，排开阵势：我站在礁石旁边，她站在我的斜前方十米左右的地方，双手举着羊角叉悬在半空，为的是拦住地鼠的逃路。礁石用铲子在地下铲了一个弯弯的小沙坑，我放了几只宪蚁进去，充当诱饵。接着，礁石站起来跑到跟他妹妹方向相反的前方，做着和贝壳同样的姿势。我留在洞口旁边等待地鼠被食物吸引，只要它一探出头，我就用木耙把它驱赶到贝壳那里，但是由于那家伙太过狡猾，有可能在逃命的时候突然改变方向，于是礁石将另一条出路也堵住了。

我们聚精会神地等了许久，奇怪的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疑惑地望了望礁石，他的表情依然很镇静，但难免有一丝尴尬。于是我用木耙轻轻顺着沙坑耙了几下，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活动的迹象。于是我干脆用力向下耙去，不料地鼠没找到，却似乎触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我好奇地俯下身，把周围的沙子扒开，只见沙坑里面躺着一件非常奇特的东西。

贝壳跑过来看见这东西也摸不着头脑：那是一个“十”字形的



金属牌儿，长约五厘米，宽大概只有三厘米，还有一定的厚度。在牌子的正面是一个男人，我仔细地擦去上面的尘土，发现这个男人竟然双臂张开被钉在了上面。

“给我看看！”礁石一把抢过我手上的十字牌，我承认他的粗鲁十分令人讨厌。

“这应该是一枚十字架。”他嘟囔着说。看样子不像是在不懂装懂。

“十字架？”

“嗯，我祖父提到过这种东西，他说被钉在上面的这个人叫耶稣。”

“耶稣是谁？”

“就是一个拥有无穷力量的人。”

我夺过礁石手上的十字架，小心地用袖子仔细擦去上面残留的灰尘，然后把它装进口袋。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倒不是因为礁石那些煞有介事的说辞，而是因为我的感觉。这是我见过除了荒芜的山丘、紫黑色天空、被饥饿夺取生命的残骸化石以及高耸的垃圾山以外，让我的心产生另一种震颤的东西。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欣喜，自心底油然而生，连我自己都不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礁石对这次失败的捕地鼠行动感到十分羞愧，可是他又觉得在两个女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会更难堪，于是他补充道：“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从这底下传来，真是倒霉，地鼠越来越狡猾了。”

我们都没有理他，但我却相信他的听觉。难道是这个十字架发出声音了吗？是它想要带给我们一些比地鼠还美味的食物，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第二章 一种名叫“战争”的伤痕

霞光温柔地照进云层，那一朵朵柔软的棉状物像极了被镀上金边的硕大杨絮。山谷里烟雾缭绕，不远处传来小狼愉快的歌声。在地球的最北端，万物一片生机。

突然，一个轻敏的身影从天空俯冲而下，漂亮地落在一棵强壮的榕树树干上。那是一只雪白的鸽子，黑亮的眸子炯炯有神。他高昂着头，神采奕奕。

“嘿，明天，你在这儿！”另一只更加雪白的鸽子扑棱着翅膀落在先前那一只的身边，一面歪过头去梳理了几下自己的羽毛。

第一只鸽子马上恭敬地面向他，俯下首去用尊敬的口气说道：“重星殿下。”

他之所以这样称呼第二只鸽子，是因为他的地位。重星作为统治者的继承人，他才智过人，在他的身上，寄托着王国的希望。然而多数时候第一只鸽子还是愿意像朋友一样只称呼他的名字——重生的星星。

“你的飞行技术越来越无人能敌了，要是士兵们个个都能像你一样出色，我们的战争一定胜利在望。”

“您过奖了，我一定努力将军队训练到经得起任何考验。”

“很好，我向来对你很放心，你的忠诚毋庸置疑。”

“只是……重星，我不明白一件事。”第一只鸽子用试探的语气问道，也许他意识到了其实自己不该提及这些。但是作为朋友，他们之间却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我是说……也许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收回我们的那部分领地。”

“明天，收起你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吧。如果谈判能解决问题，父王是绝不希望任何人牺牲的。你该做的，就是把军队训练好，使每一名士兵都尽可能的不受伤、不死亡。”重星说完就起身飞走了，留下明天站在原地，目光一直追随着他直到看不见的地方。

然而，他没有留意到的是就在他的身后，茂密的树丛里还藏着一只鸽子，他清楚地听到了刚才重星和明天的谈话。他的颈下有一撮黑色的绒毛，飞行的速度也非常快，因此大家都叫他“黑箭”。

森林是那么繁茂，尤其是站在高处放眼望去，灵魂都会有种想要挣脱身体的感觉。这只名叫“明天”的鸽子每天清晨都会在光线柔和的天际翱翔一番，接受阳光的沐浴，然后开始一天艰辛的工作。可是他的飞行范围是有限度的，离开这片森林就是禁区，就连天空都界限分明，那儿没有阳光，云层是黑紫色的，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许多年来关于那里的传说不断。据说那是恶魔居住的地方，但明天认为那只是些不可靠的假设，而所有的假设都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如果他不是一个将军，不必顾及那两百名士兵，那么他一定要做一名伟大的冒险家，穿破重重障碍，不理睬任何劝阻，一个人飞出这世界，毫无牵挂。他厌倦了战争，那毫无意义的杀戮，只为了一小块可怜的、毫无价值的土地。他不愿把素未谋面的人白白杀掉，或者看着自己的兄弟被无情地啄死。

但他无力改变什么，连阻止的资格都没有。他只是一个会动的机器，活着便是为了服从，而并非为了自己，他只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明天”。

和蜂鹰的决斗激烈得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明天率领的军队损失惨重，包括他自己也身受重伤。他们的防御和攻击招招致命，但



敌方对他们的战术似乎早有预料，树林里绝望的尖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鲜血、零碎的羽毛、血肉模糊的尸体纷飞在空中，散落在地上。明天只得带领仅剩的士兵落荒而逃。然而他疼痛难忍的不是身上的伤，而是那些死去的兄弟令他痛心不已。他们年轻的生命再也无法欢笑、无法过上如他们设想的那样战争结束后的生活。他们死去虽然会被铭记，作为一种光荣的象征，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有那个泄露军队作战计划的叛徒，对于明天来说，他愿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每一个兄弟的生命，然而却有那么一个人用他卑鄙的手段使所有人被蒙上可耻的“失败”。为了什么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那人的名字，因为他更不能相信自己会被背叛。

这场战斗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王国仅剩的残兵败将们必须永远离开现有的领地——这昨天还赖以生存的家园，今天必须拱手相让给蜂鹰。老国王体弱多病，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他无法接受在自己的统治下，这方世代相承的土地竟会断送掉，所以即使死去他也要留在此地，用最后的力量和敌人抗争到底。

于是，明天和仅存的士兵准备先去开辟新的领地，他以为这是他最后的职责。然而重星殿下却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取而代之的是黑箭，理由很简单——将军要留下来好好养伤。但是明天从重星眼中看到更多的却是失望，而黑箭的眼中充满了得意。这样也好，他真的已经没有力气了，连闭上眼睛休息的力气都没有。他的失败是一种残酷的讽刺，残酷到他甚至没有办法嘲笑自己。



第三章 离开，为了新的开始

村里唯一的那口井被污染了。

我站在井边，看着铁桶里黑色的、散发着一股奇怪味道的井水，发呆了很久。我想我大概是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的。早上，奶奶嘱咐我来打早饭需要用的水拿回去烧开，但是我来了这么久都没有回去。

我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于是把桶里的水泼到地上，打算再打一桶，但是那些水刚刚接触到沙石就冒出了气泡，还“吱吱”作响。

可我还是继续把铁桶顺着绳子放下去，提了满满的一桶水上来，出乎意料的是它们还是黑色的。



我大叫着丢开手里的绳子，像是被吓到了一样跑开，如同一只没有头的苍蝇。

但是回到家我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好在厨房里还有一缸备用的水，刮去上面漂浮的苍蝇和蚊子之类的东西，下面还很清澈。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口喘着粗气。一种莫名的恐惧从脚趾开始，像藤蔓一样延伸到脑袋，我感到一阵寒冷。

我张开双手，凌乱的掌纹，结着厚茧的指腹，我不记得是什么使它们如此难看，正如我不知道曾用它们握过什么东西一样。对我而言，时间是永恒的，每一天几乎都在相同的时间重复相同的事情，循环往复，像一台压缩垃圾的机器。而我的手上，什么都没攥着。

我拿出挂在胸前的十字架，看着上面那个正在受刑的人，突然感受到一种几乎和他一样的疼，那么深刻，那么刺骨——同样痛到连眼泪都流不下来。

或许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寻找某个我还没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虽然我知道当我真正面对它的时候，那会是一种令人绝望的东西。

但是我一定要去寻找，这个没有问题的答案。即使再远。

我计划着一个离奇的决定——逃离。离开所有我熟悉的、依赖的。纵使我不敢去想象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但是没有人会将时间偷走，时间将给我一个能将我的心填满的世界。

没错，逃离。我暗自做了这个决定，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那种没有方向、舍弃一切的逃离。

运气好的话，也许不必再像压缩垃圾的机器一样，为这肮脏的世界而生。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离开，爷爷和奶奶的水足够维持一段时间。也许这段时间以后井水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虽然我不晓得这时间究竟有多长。

我还要去寻找我的父母，他们就像天上唯一的那颗星，可以看着我，而我却永远握不到他们的手，这不公平，但却给了我一个方向。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勇气的行动，然而我确定这并非一时冲动。

